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四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書

召誥　洛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傳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作召誥音義召時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

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叙其事作召誥傳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徳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顔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録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

召誥傳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疏正傳

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

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傳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音義

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先悉薦反又如字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度待洛反朝直遥反處昌慮反汭如鋭反疏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巳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

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巳丑為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歷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於巳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巳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

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祖見考也告廟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内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内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内是詢衆庶之朝内朝二者其一

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内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内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内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内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别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来言本是殷民今来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

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

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音義共音恭句故侯反屬音燭復扶又反疏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

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内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歡樂勸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于乙卯三日用牲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

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言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

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
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
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
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
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
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康誥云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
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
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
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
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
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
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
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
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云已命殷衆者上云周公朝用

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

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賜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皆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傳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傳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傳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傳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疏正義曰召公所陳形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

大猶改之況巳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傳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

天告寃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傳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音義瘝工頑反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戸高反疏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擕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寃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以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内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夫知保抱攜持者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

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今相有殷傳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傳墜其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音義少詩照反

疏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

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
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
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
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
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
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
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
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
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興禹湯同功言其善
不可加也傳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
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
天心鄭云面猶廻向也則面為向義禹亦恋意向天考
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
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
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天迪格保者此說二代興亡其意
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

因上畧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涖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下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傳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傳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嵒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音義諴音咸嵒五咸反徐又音吟

疏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

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嵒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音義治直吏反下為治致治皆同疏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今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

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今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

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日其邁傳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音義比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令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以

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埶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節性惟日其邁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傳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歴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歴年傳以能敬德故多歴年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歴年傳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歴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紂早墜其命猶桀

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傳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疏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

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令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傳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傳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

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傳亦當果敢絶刑戮之道用於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傳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音義遺唯季反疏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有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後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命由天授遠舉天

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别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强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為難也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絶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絶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絶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若

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詩稱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傳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

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傳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音義雠字或作酬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疏正義曰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

大順勿廢也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讎訓爲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儕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傳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作洛誥音義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

疏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荅史叙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

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

洛誥傳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疏

傳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

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音義辟必亦反少詩照反治直

吏反

疏 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戒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傳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

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如注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肩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

兆順食墨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音義 河朔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疏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

傳正義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

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𡢃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址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

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臺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言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

拜手

稽首誨言傳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音義

貞正也馬云當也盡子忍反

疏

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己共公正此

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令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拜手稽首誨言此一段史官所録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

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

其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絶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絶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寛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音義曰音越一音人實反燄音艷叙

絕句馬讀叙字屬下令力呈反鬻許亮反注同惇都昆反

疏

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其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

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時成王

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爲此言冀王爲政善也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祭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

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綴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絶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絶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此時在西

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禍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寛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傳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傳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傳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奉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

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傳汝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傳厚次叙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傳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寛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音義頒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棐音匪又芳鬼反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被皮寄反又被美反

疏正義曰又曰己居攝之時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

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寛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来歸汝矣傳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

勤行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養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傳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

揚文武烈傳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襃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傳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

所勤之教言化洽予沖子夙夜毖祀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音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毖音秘

疏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夜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己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己欲

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夫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

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化洽者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予沖子夙夜毖祀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傳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疏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

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傳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傳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傳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音義教亡婢反治直吏反下同監工銜反注同疏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生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令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與事既會

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

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音義樂音洛斁音亦厭於豔反疏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家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拜
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
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傳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
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少子今所以來相
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
周恭先傳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
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

咸休惟王有成績傳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傳我旦以衆卿大人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

治使篤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撫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

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富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成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重以誨王成與上事故言曰以起之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

傳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

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来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伻殷乃承敘萬年

其永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音義單音丹馬丁但反反信也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遶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庶反

疏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鐏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

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巳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

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賓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賓之於卣祭時賓之於彝故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故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此辭故言曰也予不敢宿者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祭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遠遇也惠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惠疾之厚行

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過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王伻殷乃承叙者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覩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傳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傳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傳王為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音義王在新邑孔馬絕句烝之承反鄭讀王在新邑烝騂息營反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王賓

絶句殺裡絶句一讀連咸格絶句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裸官喚反誕保文武受命絶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歳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祼𨛗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為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正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

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明月夏之仲冬者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湏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

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
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
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
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
孔義不同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
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
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
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
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
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
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
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
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

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為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為重故特言之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自戊

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戊辰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十四

尚書注疏卷十四考證

召誥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臣召南按宅洛之意始於武王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言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又言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以左傳臧哀伯言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王孫滿言成王定鼎於郟鄏證之似確有此事其初曰遷其後曰定次第

秩然但史記言營周居其說可疑若武王已有成規周召二公何須再卜乎杜預曰武王遷九鼎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可謂確解正義曰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從九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則尤確矣惜穎達不移彼疏以解此傳也

疏故稱九鼎其實一鼎○臣召南按既曰九鼎豈一鼎乎穎達疏桓二年左傳謂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何

其同說一事而彼此矛盾也

至朝步自周○臣呂南按孔傳但訓步為行周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是步為步行之步矣

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歷志引此作惟三月丙午朏疏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臣照按王應麟曰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曰說月之光采

𢍰以書正義考之來字疑當作令今按令字無義此

當從律歷志改不當據此以改律歷志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疏凡癸豈至洛為十四日

也○顧炎武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

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

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

日漢志以為三十一日誤

厥既得卜則經營傳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疏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臣召南按洛邑規模逸周書作雒篇畧載其事言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凑後漢州郡志注引博物志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一十里皆稍不同至周禮典命原無明文言王城十二里惟考工記匠人則營國方九里鄭注天官序官體國經野即引司農營國九里九經九緯之說是固以匠人為

正辭矣至注與命則曰公之城蓋方九里蓋者疑辭故不直言王之城十二里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傳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朱子曰以下篇告卜事觀之孔傳恐不然又曰公至洛皆書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略君如此也

臣召南按朱子說是若王與周公並以乙卯日至則書王更重於周公且丁巳之郊戊午之社王當身臨何云王無事也若王以郊社之後至尤當書某日王

至於新邑庶邦冢君覲王召公作書當直誥于王何必取幣錫周公而言旅王及公哉孔傳此義一誤下文遂不可解孔疏於下篇告卜已疑成王之必未至乃於此文則不復糾正傳違

用顧畏于民嵒傳嵒僭也疏嵒即巖也○蘇軾曰嵒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

用乂民句○古讀如此蔡沈傳用乂句民字連下若有功讀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蘇軾曰讎民殷之頑民歟即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薛季宣曰讎民先于友民者作洛以鎮静商人為先也王應麟曰商之澤深矣民之思商不衰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怨疾之心焉盖皆商之忠臣義士也

洛誥序使來告卜傳疏○疏二跂監本悞刻後標目之下今移正

洛誥○臣浩按王安石謂洛誥多闕文有不可解者蘇軾謂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即有脫簡在康誥朱子謂王曰丙𠘳闕公荅文其最著者陳櫟謂王在新邑之上必有某月某日王至於新邑之文也然孔傳孔疏順文解之並不云有脫簡

朕復子明辟傳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自孔氏以此文為歸政古今儒者從之獨王

荆公謂不然 臣召南按周公攝位之說自戰國以來即有之明堂位蓋魯陋儒所作漢則伏生大傳司馬氏史記並詳其事即解復子明辟為還政亦不止於孔傳劉歆不見古文而三統歷言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則令文訓解本同無怪新莽引此文以藉口也但周公始終為臣成王自㓜為主本非攝何言復耶王程之解是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傳令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

頑民○臣召南按以洛邑對鎬京言洛為東鎬為西平王以後稱東周者洛邑王城也以王城對下都言下都為東王城又為西敬王以後稱東周者下都成周也成周在王城之東四十里漢為河南郡所治雒陽縣王城漢為河南縣

疏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臣召南按文應作遷鼎于洛邑不當用成王事也此係臨文之誤

王肇稱殷禮傳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王安石曰殷

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

其往○金履祥曰後漢書引此文作慎其往

惟以在周工句○古讀如此蔡沈傳連下往新邑為句

命公後傳命立公後疏使公子伯禽為國君○蔡沈曰

後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非是考費

誓在周公東征時則伯禽就國葢已久矣

考朕昭子刑○李光地曰昭子當是武王對文考言則

曰昭子又曰對成王言武王則曰乃光烈考周公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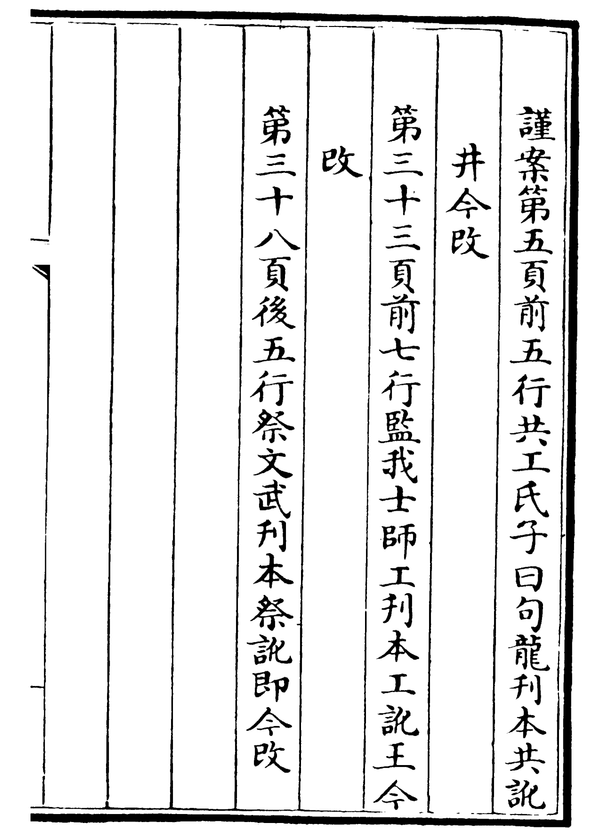
稱武王則曰朕昭子

乃命寧句〇古讀如此蔡沈傳連下予字為句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〇臣召南按周頌清廟之詩作於此時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明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疏故史於此總結之〇史字監本訛安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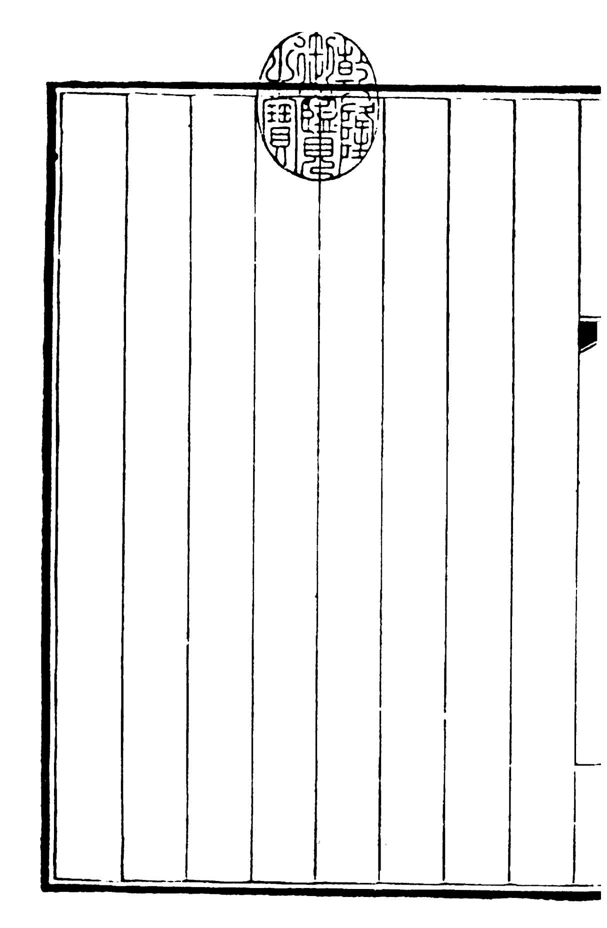
尚書注疏卷十四考證



謹案第五頁前五行共工氏子曰句龍刊本共訛
井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七行監我士師工刊本工訛王今
改

第三十八頁後五行祭文武刊本祭訛即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呂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五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周既成傳洛陽下都遷殷頑民傳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周公以王命誥傳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音義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

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語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傳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從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多士傳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䟽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傳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傳稱天以愍下言愍道

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傳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傳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傳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

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音義 弔音的旻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殺氣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弋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為于偽反畏如字一音威

疏 之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敬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為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為己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正義曰順

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殺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傳言上

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傳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音義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許亮反于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之行下孟反甸徒遍反疏正義曰既言天

之效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譬之夏傳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傳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傳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傳後嗣王紂大無

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音義上時掌反齊側皆反喪息浪反疏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于帝乙無不顯用有德

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為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感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

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淫泆俱訓為過言紂大過其淫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于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顧民祇共蒙上周文故傳再言無也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夫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之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傳天有命命周割絶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傳我亦

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音義復扶又反疏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以周王奉天之故事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之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

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傳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傳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傳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傳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傳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傳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

之故其今從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是惟我之從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循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從教汝此從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還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從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無違朕不敢有後者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

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爾云言商今為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

多遜傳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

音義遜他力反比毗志反注同遠于萬反疏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其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

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逖俱訓為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傳所以從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敎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

為順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傳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

洛脩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

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音義實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啻始

致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倣此疏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

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為汝衆士所當服

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

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當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

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棄

舊業故戒之令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脩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敎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敎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敎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

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録辭非王語也令史録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序周公作無逸傳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音義好呼報反疏傳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

無逸傳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疏傳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政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况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
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
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
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
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

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音義怙音戶相息亮反誕魚變反疏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不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

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傳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傳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音義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為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

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名異故累言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傳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傳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急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也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

小人傳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傳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傳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音義惸求營反又作煢疏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

侮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

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

從言荒淫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音義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疏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

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音義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鮮息淺反注同昃音側本亦作仄昳田節反供音恭

疏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美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之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衆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正義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

祖是以傳詳言也鮮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之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昳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也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敎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傳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傳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音義愆起虔反夫音

扶酗況付反

疏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令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之也以身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于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

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無敢自暇謂事不寛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敎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酗從酒是以凶為聲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飲酒為政心以凶酒為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傳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傳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

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傳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音義譸竹求反馬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幻音患誑九況反詛側助反祝之又反疏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之人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

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

闇君所任同己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之上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敎為惡故不言胥也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怨恨必起故民怨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傳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傳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傳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音義詈力智反疏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脩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脩善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已者湯所

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顧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傳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音義憾胡暗反叢才公反疏正義曰此

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寛緩其心而俓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急使民之怨若是敎王勿學此也傳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寛緩其心言俓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傳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音義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

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說音悅奭始亦反名公名

疏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名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名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令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名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名公不說故先言名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意則名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名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

惑名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作名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

君奭

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疏傳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名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

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傳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傳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傳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傳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音義弔音的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終馬本作崇云

充也疏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名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正義曰孔以名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名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傳數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

違傳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傳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傳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傳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

光施于我沖子傳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音義

已音以遏於葛反徐音謁絶反佚音逸易以豉反注同諶氏壬反

疏

正義曰周公又數而呼名公曰嗚呼君已已歎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我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人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命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

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更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傳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

音義我道馬本作我廸去如字又起呂反

疏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

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傳巳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傳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傳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傳伊

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傳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音義摯音至隕于敏反說音悅疏正義曰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爲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

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巳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巳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

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

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傳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音義安治直吏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其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

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小臣屏侯甸傳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傳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傳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音義屏賓領反辟必亦反疏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蓄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也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

云小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令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傳令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疏正義曰周公吁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尊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

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令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封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

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音義重直用反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散素但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土活反南宮氏括名也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奏走使人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詩傳云相導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疏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

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己之諸國也傳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也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傳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音義蔑亡結反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問或如字疏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

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傳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後

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傳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音義相息亮反疏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

有死者餘四人也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傳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音

義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烏馬云鳴烏謂鳳皇也本或作鳴鳳者非疏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者德之人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乎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

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令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况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者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惓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况之格天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

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傳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音義朝直遥反易以豉反

疏正義曰周公數而呼名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

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傳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傳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音義

為于偽反亶丁但反疏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傳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傳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

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傳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傳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音義喪息浪反否方九反勘音堪勝音升疏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

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之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令我周家皆成

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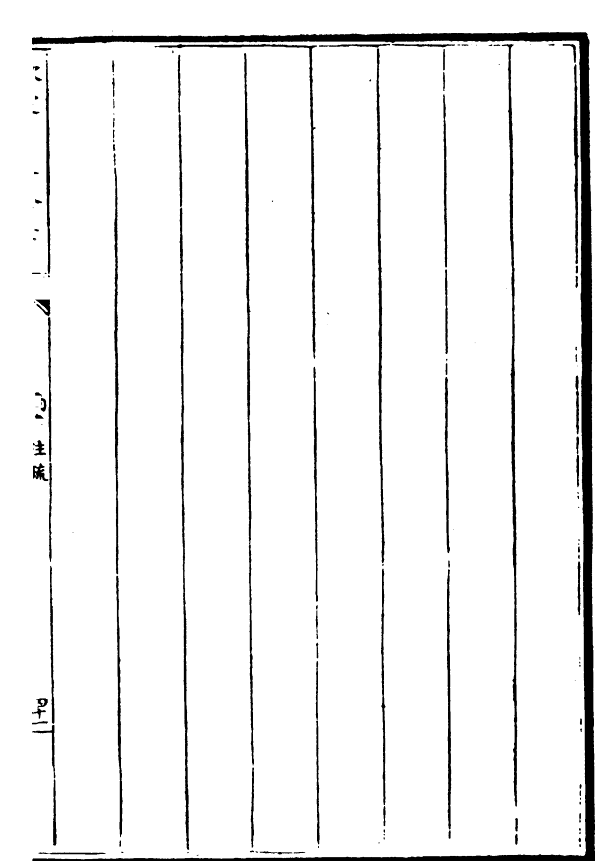
音義 俾必耳反 懈佳賣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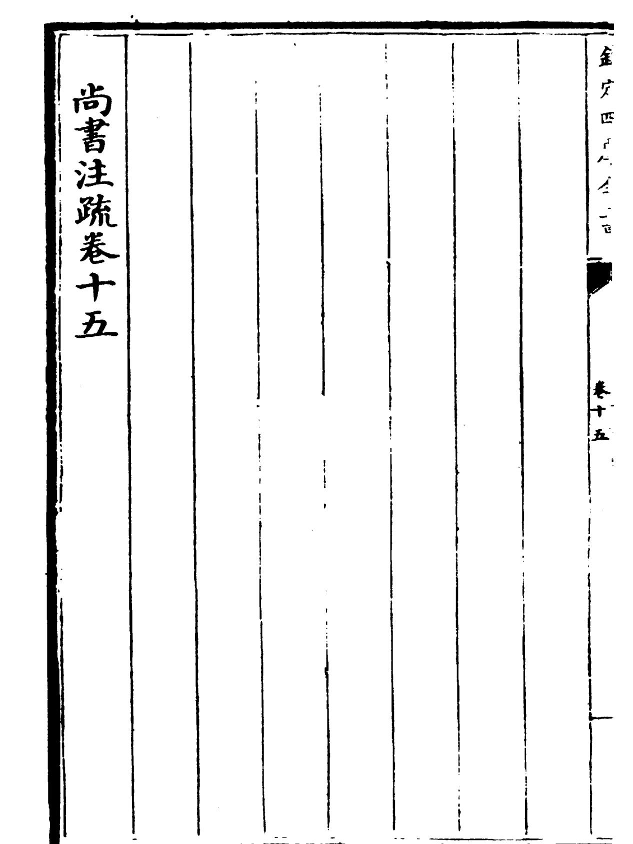
疏 正義曰周公言而數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疏 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民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傳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祇若茲往敬用治傳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音義鮮息淺反疏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難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注疏卷十五

尚書注疏卷十五考證

多士序○呂祖謙曰遷洛之事名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

疏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監本作皆非民事今從閣本改

時惟天命疏今汝又有言曰○汝字監本訛往今改正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臣召南按此文及多方載惟

天降爾四國民命指說四國之民從叛當誅而我寬赦汝罪不忍致法也古說亦謂誅四國君即多方我惟天降汝命亦謂是誅紂與殺竟今惟於下始謂天下死生之命人君制之民從叛有可殺之道我乃誅其君而釋其民是降民命也後儒並從其說

爾乃尚有爾土傳乃庶幾還有汝本土○林之奇曰傳非也其遷之也將使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豈又還有本土哉 臣召南按汝土指新遷之地不指殷人舊都

此文及下文有幹有年于茲邑多方爾乃自時洛邑

尚永力畋爾田大意總勸殷士安居樂業非誘之以

還本鄉也林氏說是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

遷善○蘇軾曰汝能安居汝子孫有興者其所由來

皆自於遷始林之奇曰傳疏以遷為遷善其說紆曲

不如蘇氏

無逸序○王應麟曰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

其義尤切

無逸疏成王即政之初○即政監本訛作位從舊本改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傳先知之乃謀逸豫○蘇軾曰舊說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耳林之奇曰蘇說是也孔傳之失在謀之一字以逸樂為謀則是有心於逸將為民害矣蓋好逸者未必得逸無逸

者自然逸也

乃逸乃諺○臣浩按傳以乃逸為句宋儒始以乃逸屬上句讀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正相反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臣名南按帝堯之後享國久長首推太戊計其壽當得一百一十餘歲其父太庚二十五年其兄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即云生自太庚末年其嗣位時葢亦三十餘歲矣經雖無舊為小人舊勞於外之明文而稼穡民依必熟知之

故能敬天勤民所其無逸為三宗之首也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王應麟曰石經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

其在祖甲傳湯孫太甲疏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蔡沈曰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殷世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

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 臣名南按祖甲與太甲先後不同名號亦異但兩王並享國三十三年孔据國語則疑帝甲不可以配中宗高宗鄭据此經則謂祖甲即武丁子祖庚弟以經斷之鄭說是也若是太甲史記明云稱太宗周公當於中宗之前先叙其事當云我聞曰昔在殷王太宗矣孔傳又曰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

尤屬曲說文王之德固當優於三宗享國久長亦復多於祖甲敘次在後又何說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臣名南按孔傳解惟正之供不確經意是言不以逸樂而横征累民也林之奇曰天地之生財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私費則必有不繼者文王所以不敢盤于遊田也林說甚長

文王受命惟中身疏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臣名南按鄭康成言受殷王嗣位之命是也古者諸侯嗣位必請命於天子況文王為臣忠敬之至乎文王嗣位在帝乙之七祀殷王命令尚行於海內與衰周不同也孔疏是王肅而非康成何哉

君奭序召公不說疏按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呂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

王留周公周公皤然改矣名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朱子曰召公不說葢以為周公既歸政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君奭傳尊之曰君○林之奇曰正如棄稱為后稷

嗚呼君已句曰時我句○臣名南按古讀如此林之奇以君已曰時我為句蔡沈從之李光地曰已止也君已者呼名公而止之留之之發辭也說尤直截

弗永遠念天威句曰我民句罔尤違句○朱子謂止一

句

在家不知句○蔡傳讀同李光地謂不知二字須連下

天命不易為句

嗣前人句恭明德句○蔡沈讀嗣前人恭明德屬上文

弗克經歷為一句

在今予小子旦句○蔡沈讀連下非克有正為一句

我道惟寧王德延疏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同○臣

召南按漢儒俱以寧王為文王當是因大雅有文王以寧遹求厥寧之文也蘇軾解大誥始謂寧王是武王朱蔡從之推按經文蘇說良是

臣鼉○陳經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大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

故殷禮陟配天○臣召南按配天即多士所云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大雅所云克配上帝言為上天所眷佑也傳疏說是蘇軾謂殷尊祀三宗以配

天説雖新實非也

則商實百姓句○蔡沈以商實為句百姓連下王人為句

王人罔不秉德句明恤小臣屏侯甸句○蔡沈以罔不秉德明恤為句小臣屏侯甸為句

矧咸奔走句惟茲句惟德稱用句乂厥辟句○蔡沈以惟茲惟德稱為句用乂厥辟為句

天壽平格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臣名南按孔傳屬

君言呂氏朱子謂即指伊尹六臣以經文上下推之呂朱說是周公之意在留召公也與無逸篇所言不同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李光地曰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並數字皆以相似而誤也

有若散宜生傳散泰南宮皆氏○王應麟曰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當以散宜為氏

又音義○監本脫音義共一百十八字今從舊本及毛本增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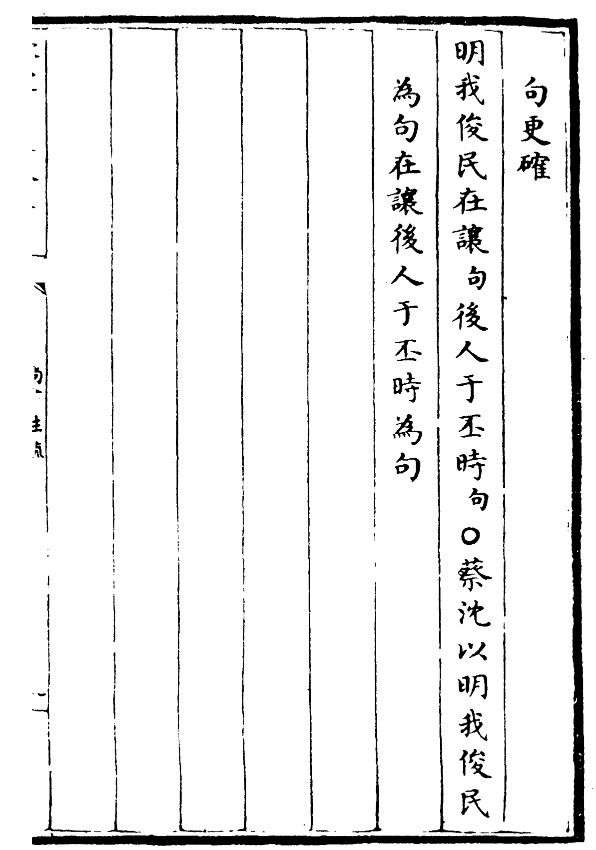
疏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臣召南按疏鑒矣前文引殷六臣不及傅說與此正同呂祖謙曰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但意主於留召公耳此說甚當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句降于國人句○蔡沈以茲迪彝教為句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為句解全不同

予往句暨汝奭其濟小子句同未在位句○蔡沈以暨汝奭其濟為句小子同未在位為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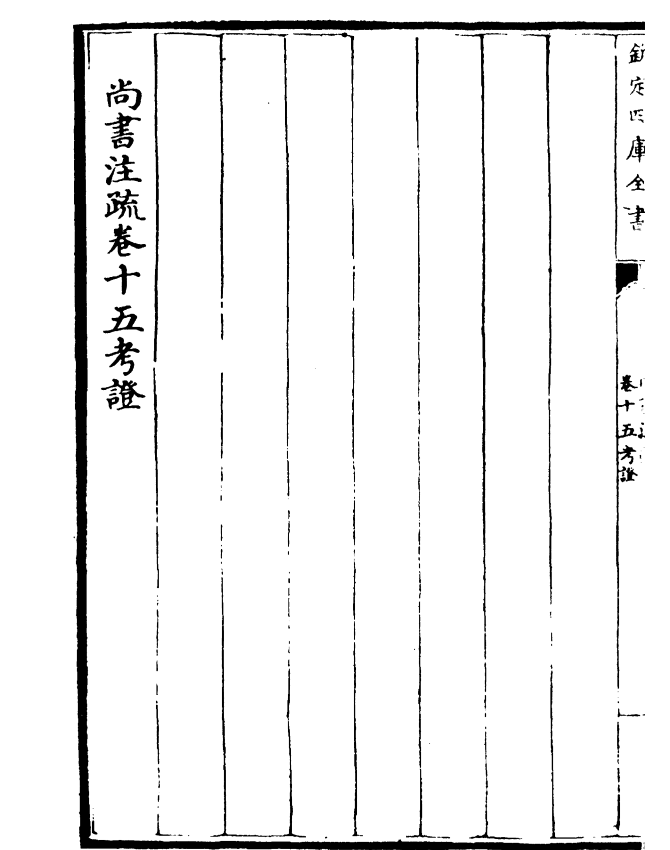
曰汝明勗句偶王在亶句乘茲大命句○蔡沈以曰字為句汝明勗偶王為句在亶乘茲大命為句

予惟曰襄我二人傳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朱子曰二人周公自謂已與召公　臣召南按朱子說是篇中數處言二人皆周公自謂已與召公以應前文六臣也又蔡沈以下節汝有合哉四字連襄我二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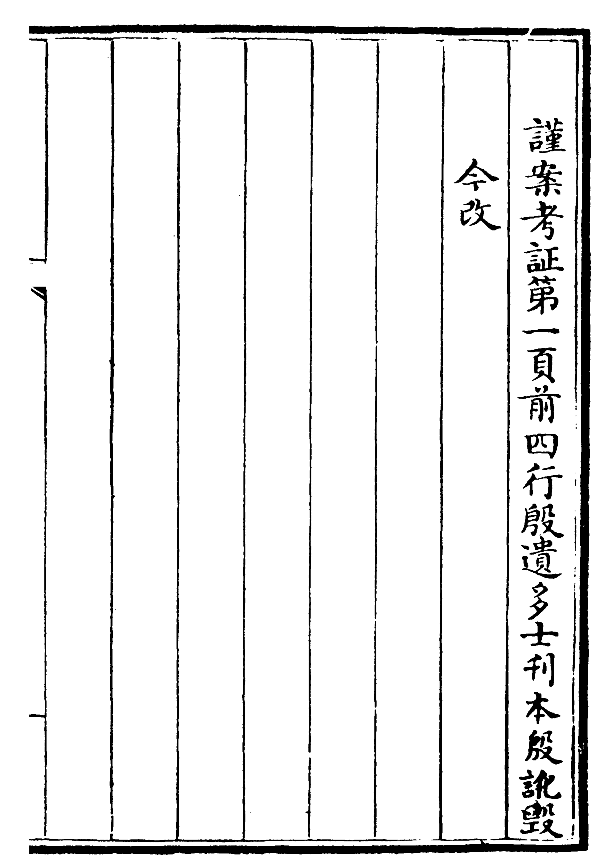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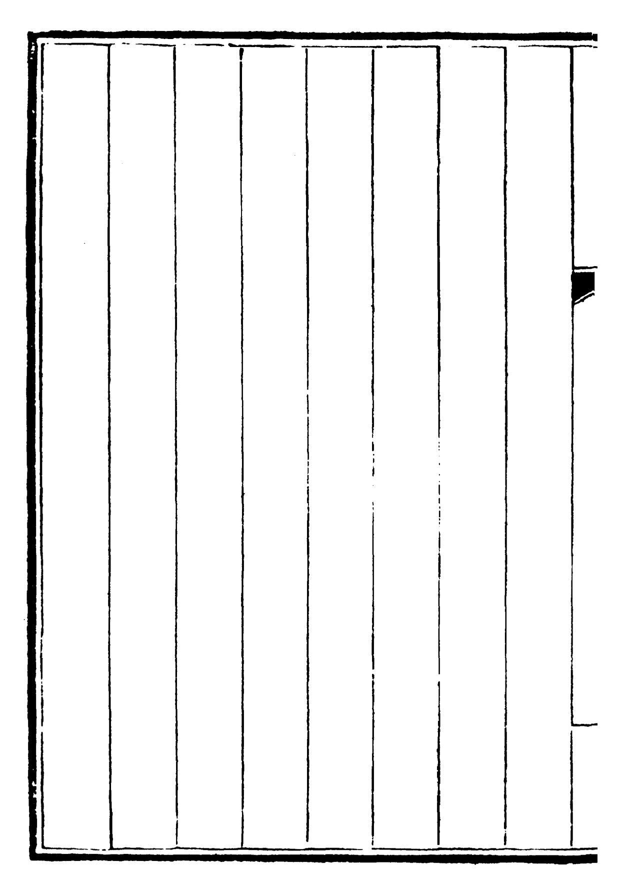
句更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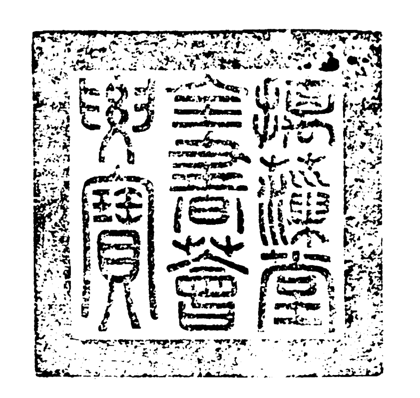
明我俊民在讓句後人于丕時句○蔡沈以明我俊民為句在讓後人于丕時為句



尚書注疏卷十五考證


謹案考証第一頁前四行殷遺多士刊本殷訛毀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